

雅正劍俠圖



雍正劍俠圖 (卷二)

第五章 下山東貝勒爺贈銀惹事 油坊鎮鐵掌李被打訪師

話說童林抗着一個大白布套，再兼着身上穿的衣服，打扮的這個樣兒，真像老趕，那位說穿的是什麼衣服，仍然是土黃布的庫掛，白骨頭鉗子左大襟，藍布大掛，又肥又大，足下穿兩隻大酒鞋白高筒的襪子，腰間扎着根斷繩，掖着一條湯布手巾，手裡拿着桑皮紙的扇子，貝勒爺也改扮得好看，半截藍布掛，兩隻雲鞋襪，剪子股的小辮，手拿短折扇，頭戴草帽，由北京城起身，出朝陽門，順着石頭道，走下來，走在道路之上，貝勒爺倒像個買賣客商，童林像個夥計，應當奔通州，他們兩，斜有够奔張家灣，打算着够奔東昌府，好在一樣，貝勒爺身邊帶着一個路程單，按着路程單走道，可就唯走不錯，可就得隨着勤打聽着點，如外單有一個筆記本子，走在什麼地方，必要調查調查民情，帶有問土詢風，貝勒爺可是這麼定好了的主意，無奈貝勒爺是沒出過遠門的人，一出北京，走了才是幾千里地，就覺着兩腿發酸，走道兒有點勞苦，遂着叫道，海川，我剛走了這麼遠兒，就覺着有點累，可見得行路的艱難，道路的勞苦，這才應了俗語那句話，既在登途者，俱是命薄人，要按這樣得走法，何時方能到東昌府，童林微笑，遂說道，你是沒走過遠路，這個行路哇，單有一個方法，講比這麼說，走道兒越着急，還是越走不出道兒來，行路必須談笑自若，隨隨便便，一面走路，一邊消遣，不怕走在道路之上，看見一個村莊，一片樹林，一個古廟，山水人物，皆可作消遣品，就彷彿他是一軸古畫，人如在圖畫之中遊山玩水似的，一來樂而忘倦，二來還走的出路兒來，還免勞苦，常言有句話，人怕走路，路怕走，你想想這個主意好不好，貝勒爺一聽，童林所說得話有理，扭頭回頭一看，敢情不知不覺說話之間，不大的工夫，已然走出老遠的來了，貝勒爺又舉目往前一看，當中間的大道，道旁禾稼甚盛，望遠村中樹木森森，耳內聽着牧童高唱太平歌，往來皆是名利客，貝勒爺一面走

一邊觀看村莊的佳景沿路上無非是鷄鳴茅店月，人意板橋松，在路途之上，也就是八個字，曉行驛站，店宿招商，貝勒爺這一路上可就登途負苦，個中的滋味，飽餐一切，非走一日，這一天正往前走，一來天氣尚早，不到己時，可就覺腹中饑餓，回頭叫道海川，童林答道，爺什麼事，貝勒說道，我在北京府內，食珍差嘸主味，我老覺着吃不多，就由一走路村中的鄉糧，我吃着到是很好，誰則是饕餮粗粒，我還吃得真不少，看起來玩袴的子弟，豈能懂得受苦得艱難，自古多大得英雄，他沒受過苦處，他不算是英雄，那一位大人物，不是由閱歷受苦而來，看起來今日你我所受風霜，道路的苦楚，正是你我後來之學識，此事不可不記下，以作後來之思想，貝勒與童林說話之際，舉目抬頭一看，正東上黑暗暗，霧森森，隱隱得村落，遂說道，你我趕路，還是打尖的爲是，貝勒爺在路上賴觀路旁的村景，不知不覺，早來到這鎮店的西莊門，進莊門往裡面觀看，好大得一座鎮店，東西得街道，南北得買賣鋪房，人烟稠密，可巧正是本鎮的集場，你道，這個鎮店名叫清河油坊鎮，此處一半屬直隸管轄，一半屬山東管，去山東必由這條路走，若要由此處往南，奔沂州府，過黃河，奔南徐州是下江南得道路，此鎮店是通衢得大道，今日正是本鎮的集場，分外的熱鬧，在街道之兩旁，俱擺設莊家的農俱，無非是叉把掃帚大鐵鍬，桿面棍，大炒勺，菠蘿筍箕等類，莊家應用的物件，舖陳在街市之上，趕集的上店的，買賣物件的人，來往真不少，貝勒爺在京師之內，那裡看見過莊子上的集場，今見

第二村莊的景况，真是又開一番眼界，不論賣什麼的都要看看，童林抗着行囊，後面相隨，貝勒爺只顧看二着莊中的熱鬧，童林那裏有個心思，一來是帶罪捕盜，二來思想雙親，他是無心觀看集場繁華，貝勒爺正往前走，猛見街得北面，有一個大空場的地方，分外的更熱鬧，趕集各種生意全有，無非是金

披彩掛，快柳訓拆，賣野藥的，唱曲詞的，人是擁擠不動，原來北面有一座神廟，就在廟頭裡圍着一大圈子人，貝勒爺要看看裡面是作什麼的，回頭叫道海川，咱們到裡面看看，童林只得相隨，貝勒爺來至在人圈之外，說了一聲借光，讓我們看看，看熱鬧的人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過往的行商，這個鄉

下人最義氣，明知他們不能在此久看，讓他們老在這兒看着，他們也是沒有工夫，只得在兩旁邊一閃，貝勒爺邁步往裡走，說了一聲借光。諸位，已然來在裡面止住脚步，童林站至在貝勒爺的身背後，用目往裡面觀看，貝勒可也就看明白啦，裡面原來是打把勢賣藝的，在東面地下放着兵刃把子，有一口春秋刀，一條花鎗，一掛繩鞭，一條三節棍，一對雙刀，一口單刀，還有一口寶劍，在兵刃前面還放着一個小腰子篋羅。在篋羅上放着一個稍碼子，在上面放着幾貼膏藥，一打子票板兒，在當中間站着一人，這個人身量高大，身穿藍布褲褂，脚下白襪洒鞋，抄包紮腰，收拾得利便，臉上看黃臉膛，兩道濃眉一雙大目，鼻直口闊，大耳有輪，頭上藍布手巾包頭，真是精神百倍，站在那裡說江湖的生意口，說道，諸位，一站一立得老師父，在下乃是濟南府，八里閘人氏，姓趙名勝人稱爬山虎，投奔雲南訪友，路過貴貴寶地，皆因盤費短少，常言有句話，人投福地，虎奔高山，學徒皆因路費短少，行至在寶地，將技藝放至在土地上，我打一趟拳，踢一趟腿，練一練，諸位老師父別走別散，我可練不好，望求諸位站脚助威，打過一拳踢過一腿，六扇門裏，六扇門外，僧道兩門，回漢兩門，子弟老師，捧一捧學徒的場子，我給不走不散的老師作一個揖，再與四面為上老師夫作一個揖，學徒說話就練，那位說可是練完了，要錢不，不要錢，那麼着你，練完不要錢，必是為過癮，學徒我也沒癮，不過過癮，因為什麼你不要錢呢，在下原在鏢行，同與鏢局保過鏢，皆因我們鏢行有一種膏藥，專治鐵打損傷，筋骨麻木，受寒受風，磕着撞着，將膏藥貼上就好，這麼辦，我練把勢不要錢，回頭我把膏藥賣賣，可是這麼着，我可沒多少貼膏藥，多少票板多少貼膏藥，回頭在下拿着票板在你面前一過，可是這麼着，你要接着票板，你可別怪沒有膏藥，那位說，我沒有病買膏藥作什麼，你不知道，這膏藥你拿到家中，別名兒叫作傳家寶，何為叫傳家寶呢，不怕街坊鄰右受寒受風，有點災病，將膏藥貼上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准保你好，好了病揭下來別冷，這一貼膏藥可以能貼好了十八個人，別名叫十八尊羅漢膏，那麼你是先練後賣，還是先賣後練，練把式的有句話，淨說不練嘴把式，淨練不說沙把

式，可是這麼着，練完了我可不要錢，那位若要給錢，可別說練把式的臉酸，你要給錢可別說練把式的給你冷出去。諸位，我先朝上作個揖，咱們是伸手就練，隨着一多脚，將手一穿，練了一趟大紅拳。
4 · 真是飄飛鳳舞，怎見得有讚爲證，

托鉢式，站中央，斜身繞步怎慌忙，上打買虎式，下踢跑馬格，喜鵲登枝沿邊走，鳳凰展翅最難防，捺陰錘，單打敵將，碾環腿，慣把人傷，近身哪叱，鬧海，退步張生跳粉牆，天師雷，獨一掌，村君八卦現陰傷，收拳式，童子倒拜觀音堂，捧金鋼，朝天一炷香，

癩 正 劍 俠 圖

將拳腳練完，真是氣不擁出，面不改色，貝勒爺觀看，這一趟手脚，真是看觀定式，稱得起拳似流星，眼似雷，腰似蛇行脚似攢，真是縮小綿軟巧，肩肘腕跨膝，擦肩磨背擠，平地蛇行竄，看那個樣式，真有幾年的苦工夫，貝勒爺觀看之際，就聽賣藝的說道，諸位別走，我不要錢，你何必給擠散了場子，那位說，那麼不要錢怎麼樣，我這有幾張票板，由諸位駕前經過，可是這麼着，接不着票板可沒膏藥，手接慢了，可別抱怨，膏藥可沒有多少，遂說着將票板拿起來，高聲喊道，諸位，我從財門上起，福門上落，那位說先給我來一貼，不行，你急我偏不由你這賣，我偏從財門上起，福門上落，那位說我先買一貼，你別忙，你越伸手，我越不賣，我偏從這邊來，口中說道，那位來一貼，那位接我的票板兒，一邊說一面往前走，圍着場子繞了一個圈兒，可巧連一位買的主兒也沒有，貝勒爺觀看，就見練把式的，氣昂昂將票板往場子當中一擲，遂着說道，真是連一個買的主兒都沒有，難道說，這一場子人，好幾百位，連一位有病的都沒有，諸位不買，還是再買我都不賣啦，那麼怎麼樣，方才學徒說得明白，人窮當街賣藝，虎瘦攔路傷人，一腔子苦力氣，擲在這地上，拳我是練完了，回頭我再練，兵刃可有一樣兒，窮文富武，練餓了沒吃的，這麼辦，我跟那不走不散一站一立的諸位考師夫，哀求一把錢，諸位趕集上店，手裡頭方便富裕，有一把錢擲一把錢，有半把擲半把，沒有一把半把，十個八個，三個五個，諒力周濟，那位老師夫，賞頭一把錢，那位賞，連問了好幾句，連一位給錢的也沒

癡 劍 俠 圖

有，練把式的爬山虎趙勝，一看大家都不給錢，可就上了刮剛兒啦（什麼叫刮剛，就是轉着灣損人）遂說道，大集場的，一場子人好幾百名，難道說連一位帶着錢的都沒有嗎，你們都作什麼來啦，天下文武兩科技藝，難道說諸位都不明嗎，難說武聖人就沒從貴寶地走過嗎（武聖人若要沒從此走過，豈不是不通王化，這明明是損人）你道，倒不是看練把式的不給錢，這裡頭單有一個主兒不讓給，練把式的如何能知道呢，單表貝勒爺，看着練把式的練了半天，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，貝勒爺是半開眼的把式，看着倒是很好看，可就看不出來有工夫沒有，心中又一想，莫非看熱鬧之人，都是行家，必是練把式的有練得不到的地方，貝勒爺只得問問童林，回頭叫道，海川，童林在後面答言，爺有什麼事，貝勒爺說道，海川，你看練的怎麼樣，童林笑答道，爺你看着怎麼樣，貝勒爺道，我看不出有工夫沒工夫來，我才問你，童林聽貝勒爺之言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，此人雖是花拳，倒有幾年的苦工夫，手兒腳兒都不錯，看着倒是退進有法，招招有式，式式有架，據我看不錯，貝勒爺聽童林之言，點頭心中暗道，此人練了半天，連一個給錢的都沒有，看看實在可憐，我何不周濟周濟他，想到這裏，遂由兜囊之中摸出有多半錠白銀，有五六兩重，遂着往場子當中一擲，練把式的正在賣弄江湖的生意口，又見衆人都不給錢，正自氣昂昂，站在場子當中發怔，猛見正南上，扔進多半錠白銀，遂說道，喝，老師父賞的，遂着舉目抬頭一看，正南上站着那給銀子的人，回着頭向着後面背着褲套的那人說話，看那個樣式，還不是本地人，大概是行商由此經過，遂向看熱鬧衆人說道，衆位看見了沒有，到處都有捧場的，要不是這位老師父賞銀子，我這回算掉在地上啦，那一位站在那兒還說便宜話，喝，挺大的一塊銀子單給他，有這塊銀子給我好不好，你別胡思亂想啦，我練了半天，人家老師父賞給我銀子，想什麼給你呢，真是銀子是白的，眼珠子是黑的，青酒紅人財帛動人心，遂說道，謝謝老師父，一面說，一邊向前要拾這錠銀子，手將要拾這一錠銀子，不提防由場子外竄進一人，口中說道，你先別拿銀子，遂說着過去照着銀子，就是一腳，幸虧練把式的手急眼快，若不然這一腳踏着他的手背，地

第二集

5

下有銀子墊着，真要是一脚踢上，這隻手非得落了殘疾不可，練把式的手快，將胳膊往回一縮，就見他一脚，將銀子踢得跟地一般平，練把式的站在那兒發怔，貝勒爺早就看見這個人，身量不算甚高，身穿土黃布的褲褂，藍搭包扎腰，腳底下白襪洒鞋，臉上看，圓臉膛，面目發青，兩道粗眉，一雙怪目，大鷹鼻子，大嘴叭，年紀約在二十多歲，橫眉立目，貝勒爺心中想着，必是要與練把式的動手，都沒想到他不但與練把式的人說話，就見他丁字步站立，高聲喊叫，這是誰敢破壞我村中的規矩，都不給錢，這是誰擲進來的銀子，瞪着兩隻眼睛，向着正南上發威，看熱鬧的都看着貝勒爺，口內說閑話，遂說道，你看你的熱鬧就得了麼，顯着你有錢，你可給呀，招出事來，你又不說話啦，貝勒爺聞聽，心中說，別的事情，我不敢擔任，這點事情我可能行，遂用手指着自己的鼻梁兒說道，銀子是我賞的，你這小子要怎麼樣，貝勒爺其實不敢這麼硬，皆因後面有童林保護，貝勒爺這才橫打着鼻梁兒，往自己身上叫，這小子聽貝勒爺之言，高聲喊道，說了一聲好，你得胆子不小，竟敢找死，話言末了，惡狠狠的向着貝勒爺用手要揪，童林此時在貝勒背後，將褥套放在就地，將要動手，就在這個時候，練把式的趙勝急了，心中想，怨不得衆人不給錢，原來是這小子的主意不讓給，人家這位客商賞銀子，反要受累，這小子着實可惡，想到這裏，不田的氣往上撞，心說這小子，攪鬧我的場子，還要打人，我何不將他揪過來打他一頓，出出我胸中之惡氣，想到這裏，身形往上一竄，一伸手澎的一聲，將這小子髮髻揪住，給他來了個倒拿毛（這個倒拿毛是別名）意欲將他揪住，不料想這小子武藝還不錯，他用右手一按趙勝的手背，左手往他右手上一搭，用胳膊肘一拐趙勝的右臂，遂將身往回一轉，這一手作金絲纏腕，別名叫滿媽拐線，此時趙勝的路臂，已然讓這小子擰到背後，這小子用左腿打算要將趙勝踢倒，沒想到練把式的趙勝能耐也不錯，用右腿往後一蹬，正蹬在這小子的大腿之上，這一招名叫拐李倒踢球（這一招在醉八仙拳上有這麼一手）這一脚不要緊，可就將這小子踢了個仰面朝天，這小子急忙反身爬起來，高聲吶喊，遂說道，好小子，你的胆子真不小，竟敢把二太爺踢倒，

雍 正 劍 俠 圖

這麼辨，好小子你可別走，你稍爲等候等候，二太爺去去就來，語言未了，遂手一轉身，說道，鄉親閃開，衆人往兩旁邊一閃，這小子一溜烟向正東跑下去了，趙勝見他逃走，餘氣未息，遂說道，便宜你這小子，要不然我讓你知知道趙勝的利害，語言未畢，遂着向貝勒爺抱拳說道，這位爺台，你老人家賞錢，還讓你老生氣受驚，小子可對不過老師父了，要不是你老人家賞錢，我這回非丟掉地下不可，爺台，小子請問你老貴姓高名，日後見了你老人家，我好稱呼你老人家，貝勒爺聞聽，向着趙勝擺手，遂着說道，不必問我，我乃無名氏，這個意思貝勒爺是施恩不望報德，無奈趙勝仍然還是懇求名姓，童林由後面把白褥套抗起來，轉至貝勒爺的面前，用手指着貝勒爺，向着趙勝說道，這是我家的主人，姓胤單字禎，我北京城的人氏，我姓童名林，字海川，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，朋友，依我說你問的名姓，問不問不要緊，你適才已經看見這裡面的事情啦，此處乃是蛇蝎之鄉，豺狼之地，此處不可久居，據我想方，這個小輩，雖然逃走，他決不肯善罷干休，常言有句話，好漢打不前村去，依我相勸，你趁早收拾收拾，早離此地爲上，趙勝聞聽點頭，遂說道，爺台你說得是，小子遵命，遂著將地下那塊銀子拾起，收拾自己得兵刃物件，用繩鞭捆好，與貝勒爺童林告辭，往西走下去了，書中代言，爬山虎趙勝，此去够奔雲南八卦山找他兩個師弟，金錢豹金榮，艾葉花姓豹金亮，投入八卦山，到後文鐵善寺天下英雄會事畢，有一段趙勝報信，盜寶得二賊回山，這是後文暫且不表，單提童林與貝勒爺看着趙勝走後，童林心裡說，這可瞧熱鬧呀，看出事來啦，遂着向貝勒爺說道，咱們是打尖哪，還是往下趕路呢，貝勒爺說道，還是莫若尋找店房打尖，童林點頭，只得抗着褥套，跟着貝勒爺往東走，看着有了飯鋪，夥計站在門口往裡讓客人打尖，頂到他們走到門前，夥計將臉一扭，反倒不讓啦，貝勒爺明知這裏有事啊，暗中代表，飯鋪的夥計，方才也看見他們在把勢場子，因賞銀惹禍，恐怕把他們讓進來打尖吃飯，回頭那個二太爺真要找到這裏來，把他們拉出去一打，未免就得碎碎家俱，反倒不如不作這份買賣，省多少事非，童林也看出這個意思，往東走，看一連好幾家，都是

雍 正 劍 俠 圖

這樣，又往東不遠，坐南有一座店，大門代門洞，門口白牆，寫着黑字，上寫着仕宦爺台，安寓客商，大小車輛，草料俱全，在大門當中有一塊匾，黑匾金字，上寫着，英雄把勢店，旁邊有一付對聯，上聯是孟嘗君子店，下聯是千里客來投，門口站着一個夥計二十多歲，身穿藍布褲褂，脚下酒鞋白襪，腰間繫着圍裙，在肩頭抗着一條手巾，口中說道，客官別往下走啦，再往下走，趕不上村莊鎮店啦，打尖吧你哪，這是油房鎮李家老店，吃什麼都現成，洗臉喝茶不要錢，剛要說官裏邊說吧，將說到這個請字，還沒有說出來，一看貝勒與童林二位，夥計將臉往店門裏頭一轉，跟着也不往裡讓啦，貝勒爺也沒理會，貝勒爺祇顧看這塊匾，上面寫着英雄把勢店，又一轉想，方才在把式場子傷了的那個小子，決不能善罷干休，他必然回去約人，前來出氣，我們要往別處打尖，他必然要當時動手，心裡說，我們要在這個店裡打尖，衝着店門上這塊匾，大概這店裡掌櫃的必是有名望之人，我們在店內吃飯，照顧一文錢，也算主顧，那個小子要找至店房打架，不用我們出頭，自然店裡掌櫃的就得出去，說也無故攪鬧店房，他若不服，自有店東與他們鬪氣，這個名兒就叫坐山看虎鬥，貝勒爺將主意拿好，遂問童林說道，海川，咱們在這個店裡頭打尖好不好，童林聞聽，心中早就猜着貝勒爺的心意，遂着說道，要在這個店裏找尖哪，有一樣兒好處，若要有別的意思，不用咱們出去，店裡掌櫃的着先不答應啦，貝勒爺瞧了童林一眼，並未答言，童林遂向店裏夥計說道，你們這裡可有不用不着的房子，店裡夥計上下瞧了瞧童林，遂着說道，二位爺台裡邊請，南為上的上房三間，二位爺台能將就住嗎，童林說道可以，你頭前帶路，夥計點頭，貝勒爺遂在後面，進了大門，用目觀看，東西的配房，院中寬闊平坦，在東西兩房簷底下，設擺着刀鎗的架子，看那個樣式，好像個把式場子的形象，貝勒爺正自觀看，夥計已然把簾籠打起，口中說道，二位爺台裏邊請坐吧，童林抗着褥套來至屋中，原來是一明兩暗，後面俱都有後窗戶，童林走進西裡間，將白褥套放在櫃前簷的坑上，然後又到外間屋，將簾上掛着的簾子，遂手摘下來，先將貝勒爺身上的塵土擲下去，自己又把自己的塵土擲去，將

胆子掛在額間上，此時夥計已經把臉水打來，伺候二位淨面已畢，將茶已經泡好，放在迎面八仙棹上，遂着獻上兩個茶盃，童林遂着將茶斟好，貝勒爺此時在上首落坐，童林在下首陪着吃茶，童林猛抬頭看見夥計站在屋門口之內，上下打量童林，這種看人，看的各別，看的童林直發毛，童林遂向着夥計說道，你盡力看我做什麼，夥計笑嘻嘻的說道，二位爺台貴姓，府上那裏住，童林用手一指貝勒爺說道，這位是我家主人，名叫胤禛，北京人氏，我姓童名林，字海川，京南霸州得人氏，你問這個作什麼，夥計說道，到不是別的，我問你們二位，大概是練過武術吧，童林點頭說道，不錯，練過三天兩早晨，你問作什麼，夥計笑着說道，不是那個你哪，剛才我在把式場子，看着有人賞銀兩，是你們二位誰呢，童林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，遂說道，是我賞的，夥計搖頭說道不是，我看見啦，不是你，是這位姓胤的客人賞的，童林點頭說這不錯，是我家主人賞的，你還有什麼說的嗎，夥計聞聽，笑嘻嘻的言道，俗語說的好，話不說不白，我一說，就明白啦，我不說你不知道，你要是沒練過武術，我說了也算白說，童林說道，怎麼呢，你練過武術你知道練武術的規矩，我再說一句，爺台你想想，是怨踢把勢場子的不好哇還是怨練武術的不好呢，童林聞聽說道，據我想，練把勢的一腔子苦力氣送在土地上，爲的是賺錢吃飯，如同將飯做熟要吃，踢場子的，如同在他鍋裡頭撒了一把沙土，他的飯不能吃了，自然是踢場子的不好，夥計聞聽，哼了一聲說道，怎麼樣，不但你那麼說，就是別的人看熱鬧的人，也是那麼說，可有一件，這裏面有個情由，什麼情由呢，這個練武的講究四樣，頭一樣保鏢得老師夫，吃得是四條大道，東西南北，教場子的老師夫，吃的是一方，看護家的，吃的是錐率之地，何爲叫錐扎之地呢，尋講比這麼說，在這一院護院，隔壁的鄰右院內，出了明火的槍案，只要不搶他這院裡，他就管不着，這就叫錐扎之地，惟有這練花拳打把勢賣藝，將兵刃把子一抗，走遍天下，吃遍天下，可有一個規矩，講比說，來到我的清河油坊鎮，他未從要擺場子賣藝，他應當先打聽打聽，本鎮裡頭，那裏有練武的老師，那裏有成名的英雄，他應當先得拿帖拜會，就說這個練把勢姓趙

的，他來在我們鎮店上，他並不打聽，也不拜會，他就在火神廟裡頭，他就擺場子賣藝，剛才你進店的時候，大概你也看見我們店門上那塊匾啦，上面寫的是英雄把勢店，實不相瞞，我們這個店，既敢掛這塊匾，我們老東家的名姓，很說得出去，他不但拜會，他既公然賣藝，這不是明明欺負我們本鎮內沒有能人啦嗎，他不賣藝不要緊，我們老東家的徒弟們，全都來告訴我們老東家，大家好預備踢他的場子，可有一件，我們老東家，不是那種量小的人，適才問告訴徒弟，不準覺他的場子，他要是外行不懂得規矩呢，他就知道練堂拳，踢堂腿，賺了錢好吃飯，他好容易把飯才作熟，你們一踢他的齷兒，他就挨了餓啦，你們都不准去覺他，那一個徒弟不聽我的話，我立刻把你們的名字塗去，從今以後，可別說是我的徒弟，因為這麼着，大家才不敢去踢他的場子，剛才在場子裡頭與賣藝的動手那個人，不是外人，那是我們這二少東家，外號叫銀毛師，名字叫李寬，貝勒爺在旁邊一聽，要想躲沒躲開，反到跑到這家店裏來啦，貝勒爺又聽童林在那裡問店夥計，既是你們少東家，必是你們老東家有話，叫他去的，又聽夥計言道，爺台你可別那未想，我們老東家可沒派他去，皆因我們二少東家，知道老東家有話，不准攪他的場子，他的心裡頭氣不平，要到場子那兒看看，到那一看，看練把勢的還真不少，有心要進去，老東家又有話，不准攪他，不進去吧，氣又難出，這麼着我們少東家想出一個主意，暗含着知會衆鄉親，淨看着練把勢的練，大家可別給他錢，這個意思，練完了沒人捧他，也不理他，他不賺錢，自然他就走啦，再者說衆位鄉親，看練把勢的，誰也不是不給錢，皆因不肯得罪我們二少東家，就這個工夫，這位胤老師他老人家扔進一塊銀子去，我看見啦，我們二少東家也是年青，看見你給銀子，他一個壓不住氣，這才跳到場子裏頭去，站在那裡一問，你一答言，我們少東家更臉上不掛啦，這個賣藝的呢，也就够真橫，由後頭給我們二少東家來了個倒拿毛，我們二少東家，使了一個金絲繩腕，賣藝的用了一個拐李倒踢球，我們一少東家一個沒留神，被他踢了一個跟頭，我們二少東家氣更不出，跑回店來，找我們老東家，與他報仇雪恨，童林聽至此處，遂說道，你

正 雍 劍 俠 圖

第 二 集

們老東家必然率了手下的人，尋找賣藝的與你們少東家報仇，夥計聞聽，哼了一聲，遂說道，客人你可別那末說，我們老東家，不是護短的那樣子，我們二少東家不告訴我們老東家還則罷了，一告訴老東家，我們這位老掌櫃的，不但不與他兒子報仇，反到把我們二少東家，大罵了一頓，到如今還沒完呢，還在東跨院那瞞怨他呢，童林聽夥計的一片言語，點頭說道，這麼看起來，一定不能怨你們二少東家啦，當然是賣藝的不懂得江湖上的規矩，夥計接着說道，喝，你這麼一說就對啦，你要不是練武的老師夫，你能明白這個道理嗎，就說這件事，皆因賣藝得不通道兒，才有這麼一片事，童林聽着點頭言道，你說了半天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，夥計聞聽說道，爺台你要問我小子我姓何，排在二，皆因我好說，人家大家給我送了個外號，都管我叫話把何，只因今天你愛問，我愛說，這才對了勁啦，童林說道，既是你愛說，我再問問你，你們老東家，到底是姓什麼叫什麼，夥計接着說道，喝，你要問我們老東家，他的名姓在雲眼上啦，可稱得起，名頭遠振，大海栽花，我要說出來，你可坐穩了，不然說出來，一震你的耳朵，一害怕，回頭你再由凳子上掉下來，率着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暗笑，夥計說得話太大，心說我到得問問，遂說道，何老二，你只管說，我屁股底下早使着勁啦，你到得說說，夥計一聽，將咀一撇，遂說道，要提起我們老東家來，他老人家當初練武很難，在當年這個店也沒有這麼大，就叫李家店，我們老東家名叫李源，也沒有外號，到如今買賣也擴充啦，人也說得講得啦，外號人稱鐵掌李，別號人稱展翅鵬，童林一聽微然一笑，因為什麼呢，皆因聽着耳熟，猛然間想起，在江西臥虎山，學藝之時，聽師父講究過，江湖綠林有這麼一個人，遂即問夥計說道，適才你提你們老東家學藝艱難，我到要問問你，怎麼個艱難之法，夥計聞聽，遂着不慌不忙，就把他家老東家學藝成名，前後事滔滔不斷，細說了一遍，童林這才明白，那位說明白什麼呢，說書的講究，明筆，暗筆，倒查筆，惟有李源這個倒查筆，說書的不能不說，皆因他是童林成名的一個關鍵，想當初李源開設這座店房，就是夫妻度日，妻子吳氏，治家有法，頗稱賢德，家有薄田五十餘畝，老桑數十餘

根，又有這個店房的買賣，就是李源平生好練，練的是什麼呢，不過大祖神拳，別名叫長拳門子，當初這個店內上房的後面，那三間房還未蓋，後面是四四方方的一塊院子，他是天天早晚在後院練武，還有幾個徒弟跟他練習學，那個時候夥計可不是何二那時的夥計，姓劉排行在三，李源要在後頭用工夫呢，劉三在前面照看買賣，這一日天到已牌，正是客人打尖的時候，由打外面進來三輛車，一輛轎車，兩輛大車，大車上滿載的貨物，轎車上坐着一位山西的客人，跟着好多的夥計，這個趕車的要是進店，就是不亞如知縣，把鞭子一放，他是全不管啦，夥計們幫着卸車，遂將山西客人擡至在上房屋中，（這個上房啊，就是現在貝勒爺他打尖的屋裡，）夥計劉三跟着到裡面伺候，一看這位山西客人，二十多歲，俊品人物，身穿藍綢子大褂，白襪雲鞋，看那樣式，透着精明強幹，夥計一問客人貴姓，方知這位客人姓于，由太原府太谷縣來，至泰安送貨物去，在此打尖，劉三跟着打臉水，客人淨面，遂着泡茶，這位客人正自吃茶之際，從後面後窗戶聽見有練武術的聲音，客人遂問道，夥計你貴姓啊，劉三通了名姓，山西客人遂叫着劉三，後面這是什麼聲音，劉三陪笑答言，遂道客人你要問，這是我東家掌櫃的姓李名源，平生好練武，在後頭院裏用工夫呢，你問作什麼，于老客一聽，遂向着劉三說道，山西人看行不行，夥計劉三說道，那怎麼會不行呢，你要看我們東家練武，跟着我來，于老客點頭，遂着站起身來，劉三在前面引路，出離了上房，下台階往西邊夾道兒過去，來到後頭院，夥計順着用手一指，遂說道，你看當中練武的那一個，就是我們東家李源，于老客舉目一看，這個後院甚是寬闊，正當中地勢平坦，在旁邊站着四五個，都是二十來歲，赤着膀背，都是胸寬背厚，虎勢昂昂的，似乎剛練完的樣式，當中有一人站立，這個人身量中等身材，細腰紮背，一身的黑肉，健子肉，藍布的中衣，脚下白襪洒鞋，臉上紅潤潤的臉膛，兩道重眉，一雙闊目，鼻直口闊，大耳有輪，髮辮挽着個灣灣髻，赤着背膀，剛拉了一個架勢，正是猛虎登山的架子，夥計劉三，站在那裡叫道，東家，我給你見見，這位是咱們這住店的老客，姓于，于老客，要看看你的武術，李源聞聽，遂

着過來抱拳，說道于老客，你給我看着點，我練回給你看看，我可練不好，于老客微然含笑說道，李掌櫃你練練，山西人開開眼，李源說道，你太謙啦，我練不到的地方，還求你指教，于老客說道，那末你就練吧，李源聞聽，就手拉開架式，李源練山東的長拳，真可稱得起拳似流星眼似電，腰似蛇行，腿似鑽，真正是腰腿利便，怎見得有贊為證，

正 索手垂胸列兩邊，膝前橫下鐵門拴，金盆落月冲天現，望月推窗在跟前，鐵牛耕地須用力，翻身
劍 喘倒太行山，背解紅羅須盤肘，斜行繞步拾金錢，

俠 將拳練完，真是氣不擁出，而不改色，遂看抱拳含笑說道，于老客，看在下練得這回拳怎麼樣，于老客聽李源之言，將眉目一挑，嘴一撇，哼了一聲，遂着說道，李掌櫃你這個拳腳，練不練不要緊，是
圖 老西送給你兩個三字，李源聞聽，遂說道，那兩個三字，于老客遂伸右手露出三個手指，頓口說道，

你由打洗三的那天練，練到接三也不行（洗三是將落生後，到了三天洗小孩的身子，俗語叫洗三，接三是人死了以後，第三天必須念經，名叫接三）李源一聽，蓋不由己的心裡不願意，遂言道，于老客你看我的工夫不好，大概你的工夫必然比我強，李源今天得遇高人，我的工夫不好，我可以給你接招，你老人家要可以跟我比試試，我可以跟你學學，于老客一聽，笑着說道，李掌櫃的，你不要跟我比試，要是跟我一動手，不亞如閻王爺那掛了號，判官那裡勾了名，每要是不願意活着啦，你就趁早兒跟我動手比試，你要是打算多活幾天，你就不用動手比試，不信你要一動手就得死，李源聞聽

一件，一陣得冷笑，遂說道，于老客論起來我可不當與你動手，你是住店的店客，我是開店得店東，無奈一件，你說的爺大，李源在花叢樹底下睡過覺，我可不怕死，就衝你說這話我到要請教請教，于老客哼了一聲說道，李掌櫃的，我到是不願意叫你死，你一定不願意活着，可有一件，要打算與老西動手，比試武藝，你可得立給我一張無事的字據，免得老西把你打死，老西還得跟着打官司，你要不立字據，老西可不與你動手，李源聞聽，心裡說，這個老西真是大話欺人，跟着說道，李源情願立

字，死而無悔，遂着叫夥計說，你到前邊把小飯棹，與文房四寶拿來，李源話說出來啦，徒弟們在旁邊聽山西客所說的話，一個個都氣得兩眼發直，恨不能讓老師，把山西客人打到，方解心頭之恨，聽李源叫夥計拿文房四寶。大家一齊答言，說道，我等願往，大家一擁至前面，工夫不大，全都取至，擺設在旁邊，研墨的研墨，鋪紙的鋪紙，遂說道老師，你就當時立字，我們大家到要看看這個山西客人有多大能耐，李源點頭說道，你們後站，少說話，待我立字，遂着濡筆立字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將字據寫完，雙手遞與山西老客，于老客接過來觀看，上面寫的是，（立字人李源，家住油坊鎮，開設李家店，與山西于客人彼此同道，皆用武功，李源意與于老人較量武術，難免失手，倘若失手傷命，絕不理論，兩造有傷，各聽天命，恐口無憑，立字存照，年月日）于老客看完，遂說道，這個不行，你得畫上押，按上跡斗，方才有效。李源聞聽點頭說道可以，遂着接過來，畫上押，按下跡斗，交與于老客，于客人將字據接過來，遂着腰間一掖，說道，這可不願老西無德，這是你情願意取死，來來來，當場動手，老西奉陪，李源說道，你先等等，你打死我，你有字據為憑，我若失手把你打死應當怎麼辦，于老客聞聽說道，不要緊，老西也與你立一張無事字據，李源說好好，請你立字，老西遂即鋪紙，照着李源所寫的意思，也立了一張無事字據，畫上押，又按上跡斗，遞與李源，李源接過來說道：這可不怨我，這是客人你誓不欲生，客人你的生死簿可交與我啦，山西老客聞聽李源之言，遂着說道，李掌櫃不要說大話，你的字據，現在我手，如問你請了陰陽的先生，開了殃榜（什麼叫殃榜呢，趕到人要是死了，請陰陽先生觀看何是壽終，幾日回煞出殃，殃高幾尺，到北京地面都是這個風俗），交與我的手內，你是淨孽等死，李源聞言說道，客人不用費話，來來來，你就進招，遂着李源一抱拳說了個請字，山西客人並不動手，遂向着李源說道，看你這個意思是讓我先打你，真是要我先打你，你可是當時就死，你要是先打死，你還可以多活一時，還是你先打我為對，李源聽罷，只見于老客兩手抱拳，並沒有架式，可是淨說大話，李源概不由己的有氣，遂說道，于老客，既是你這麼說，讓

我先打你。我可要得罪了。李源遂說着，將左手衝着于老客面門一恍，左手拳直够奔山西客人胸膛打來，李源是一勇之夫，只顧伸手就打，未想到人家于老客，早有防備，山西客人看李源的拳到胸膛，遂不慌不忙用左手，架李源的右臂雙掌往前一撲，這一手乃是猛虎的三絕藝，頭一招，名叫虎撲子，正撞在李源的胸膛，這一撞不要緊，李源可受不住啦，一直撞到東牆上，遂着倒於地上，再想起來就不容易啦，李源就覺眼前一發黑，當時暈在倒地，山西的老客，高聲喊道，打死你不要緊，老西有無事字，在腰裡帶着呢，遂說着來至牆下觀看李源已竟甦醒過來，山西客跟着說道，李掌櫃我可將你打重啦，你打官司不打，李源搖頭說道，不官司，你請到屋裡坐吧，山西人笑着說道，你就是打官司也不行，我有無事字據為證，說着話够奔前面去了，此時李源想站起來，是不能行了，遂着連徒弟代夥計，把李源用門板搭至前面櫃房，來到櫃房，將李源從新搭至在炕上，門板拿到外邊去，夥計劉三遂問道，掌櫃的你得傷痕怎麼樣，李源擺着手說不要緊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劉三說什麼事你說吧，李源說你到外頭打聽打聽，這個山西老客姓字名誰，家鄉住於何處，由那裏來，往那裏去，可不要聲張，打聽明白，回來告訴我，我自自有主意，劉三聞聽點頭，叫別的夥計伺候掌櫃的，他够奔外面，去了工夫不大，回來至炕前，低聲告訴李源說道，剛才我到外面，與趕車的打聽明白，此人姓于名秀，外號人稱小蓮花，家住山西太原府，太谷縣于家莊人，他是少莊主，够奔泰安州，前去送貨物，由此經過，李源聽罷，點了點頭，遂叫劉三到街上把治外科的劉半仙請來，看一看傷痕，劉三聞言够奔外面請劉先生去了，店裏夥計們旁邊伺候，李源叫夥計把他扶着坐起來，自己用目細看胸膛，正紅了兩個手掌的印子，這才叫夥計把汗褂拿過來，披在身上，背後依着枕頭就覺着心口裏難受，在這麼個工夫，劉三已經將治外科的劉先生帶至屋中，李源說道，劉先生請坐吧，你給我看看，我剛才叫人打了一掌，你看看傷痕要緊不要緊，劉先生點頭說道，你候一候，我稍為休息休息，我與你看看，夥計遂着獻過一盃茶來，劉先生喝了一盃茶，到李源的面前，看了看，喝了一聲，遂說道，你這傷可真不輕